

#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福建省为例

● 骆荧荧 李勇泉

**[摘要]**建设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成为当前各城市提振夜间经济的重要抓手。文章筛选出福建省90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采用地理集中度、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整体呈现出“东多西少、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主要分布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和著名旅游景区的周边,“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从区域层面看,闽南地区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最多,呈现出集中性。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布局的核心影响因素,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是重要影响因素,而文化环境和交通条件则是一般影响因素。

**[关键词]**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格局;影响因素;GIS;福建省

**[中图分类号]**F5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279(2021)02-0037-10

doi: 10.3969/j.issn.2096-9279.2021.02.005

发展夜间经济可以提升城市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建设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成为当前各城市提振夜间经济的重要抓手。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41号)明确提出发展假日和夜间经济,到2022年要建设200个以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之后如何创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加强夜间经济整体规划布局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分析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解决上述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我们亟须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有一个透彻的理解以指导

实践。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是夜间文旅活动的空间载体,夜间旅游是夜间经济的重要内容。国外夜间经济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对城市经济复兴的思考,国外学者对夜间经济的内涵及特征<sup>[1-2]</sup>、功能及发展策略<sup>[3-4]</sup>、影响因素<sup>[5]</sup>、夜间城市管理<sup>[6]</sup>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侧重于从城市学、社会学视角探讨夜间经济的社会影响和城市管理等社会性话题,而对夜间旅游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涉及游客感知<sup>[7]</sup>、旅游活动<sup>[8]</sup>等。由于国内外夜间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国内外研究夜间经济的内容和重点有所不同,国内夜间经济的研究热点主

**[作者简介]** 骆荧荧,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创旅游、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李勇泉,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旅融合与创意管理。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要是城市夜间旅游。城市夜间旅游具体指从日落到第二日太阳升起的时间内由旅游者和城市居民在城市范围内展开的以旅游休闲为目的的各种活动的总称<sup>[9]</sup>,具有时间集中性、空间集聚性、休闲性、文化性等特征<sup>[10]</sup>。国内学者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夜间旅游的内涵界定<sup>[11]</sup>、模式及开发对策<sup>[12]</sup>、产品分类<sup>[13]</sup>、游客行为<sup>[14]</sup>等方面,侧重从管理学、经济学视角对城市夜间旅游的开发现状 & 策略进行定性分析,定量研究成果较少。国内地理学者主要关注游客、居民夜间活动的时空分布规律<sup>[15-16]</sup>,且研究对象大多为单一城市和街区。

综上,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多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视角出发,较少基于地理学视角进行研究,研究尺度以微观为主,较少从中观和宏观层面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缺乏对夜间经济空间布局的整体把握,难以为我国培育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优化夜间经济空间格局提供参考。福建省夜间旅游发展较早且成效显著,当前处于大力创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阶段。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福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福建省优化夜间经济空间发展格局、建设更具生命力和带动效应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区域概况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全省辖福州、厦门、漳州、泉州、三明、莆田、南平、龙岩、宁德9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下设11个县级市、31个市辖区和42个县(含金门县)。早在2008年福建省就开始重视夜间旅游文化休闲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近年来更是大力发展夜间经济,于2019年正式提出“发展夜间经济,丰富夜间文旅活动”的建设思路,并出台了相关政策予以支持。现今福建省夜间经济发展成效显著,2019年全省累计接待国内外过夜游客

2.6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8 101.21亿元。福州市、厦门市同时获评2019年“中国夜间经济十佳城市”,展现出强劲的夜间文旅消费市场潜力。

### (二)数据来源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是指依托一定的夜间景观环境,融合特色文化符号、生活氛围和商业业态,能够与区域经济发展融合、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功能的综合产业集群<sup>①</sup>。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具有以下特点:时间上,在日落到次日太阳升起时段内,能满足游客及当地市民夜间文旅消费需求;规模上,有较大的体量和占地面积,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商业集聚区;服务功能上,以旅游业等高端服务业为核心产业,可提供表演型、参与型、景观型、综合型等夜间旅游产品及服务;文化上,能展现当地多元、独特的文化魅力。本文的研究样本为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需搜集福建省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相关数据。首先,依托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门户网站、携程旅行网等网站建立福建省各设区市旅游点基础数据库;其次,依据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特征筛选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点;最后,通过合并属于相同区域的点数据,按照最大空间尺度类别进行统计,结合地方居民访谈对各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进行调研,确定其具有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特征且区域内的企业正常营业。本文筛选出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共90个,其中福州市17个、厦门市16个、泉州市10个、漳州市11个、南平市8个、三明市6个、龙岩市7个、宁德市9个、莆田市6个。

本文借助谷歌地图确定各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地理坐标,利用ArcGIS软件建立福建省夜间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数据库。基础数据如GDP、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末常住人口数等均来源于福建省及福建省各设区市2019年统计年鉴。夜间灯光指数采用VIIRS/DNB夜间灯光遥感数据进行估算,夜间灯光遥感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下属的国家地球物理

① 参考《重庆市夜间文化旅游消费集聚区评审办法(试行)》中关于夜间文化旅游消费集聚区的界定。

数据中心网站。

### (三)研究方法

#### 1.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主要用于反映研究对象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sup>[17]</sup>:

$$G = 100\% \times \sqrt{\frac{\sum_{i=1}^t \left(\frac{x_i}{T}\right)^2}{t}} \quad (1)$$

式中: $G$ 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地理集中指数; $x_i$ 为第 $i$ 个设区市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分布数量; $T$ 为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总数; $t$ 为福建省设区市总数。设均衡指数 $G_0$ 表示福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平均分布于福建各设区市的地理集中指数,若 $G > G_0$ ,表明福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呈集中分布,反之则呈分散分布。

#### 2.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洛伦兹曲线常被地理学运用于反映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均衡程度,本文通过计算洛伦兹非平衡指数和观察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来判断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福建省各设区市的分布均衡情况,其计算公式如下<sup>[18]</sup>:

$$S = \frac{\sum_{i=1}^n Y_i - 50(n+1)}{100n - 50(n+1)} \quad (2)$$

式中: $S$ 为洛伦兹非平衡指数; $n$ 为设区市数量; $Y_i$ 为各设区市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占全省总数的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第 $i$ 位的累计百分比。 $S$ 取值在0~1之间,若 $S$ 越接近0说明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分布均衡程度越高。

基尼系数是地理学中用来衡量地理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集中程度,是研究离散区域空间分布的重要方法<sup>[19]</sup>。本文用基尼系数来反映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福建省主要地理分区中的空间分布差异,其计算公式如下<sup>[20]</sup>:

$$G = \frac{-\sum_{i=1}^n p_i \ln p_i}{\ln N} \quad (3)$$

式中: $G$ 为基尼系数; $p_i$ 为第 $i$ 个地理分区内夜

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个数占福建省总数的比重; $N$ 为分区数量。 $G$ 取值介于0~1之间,其值越接近0,则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地理分区上分布越均衡。

#### 3.核密度估算

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密度通常用核密度估算法加以表达<sup>[21]</sup>,可以用来研究区域中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形态特征<sup>[22]</sup>。本文运用核密度估算法分析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的密集程度,其公式为<sup>[23]</sup>:

$$f(x) = \frac{1}{Th} \sum_{i=1}^T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4)$$

式中: $f(x)$ 是核密度估计值; $T$ 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总数; $h$ 为搜索半径; $x$ 是待估算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位置; $X_i$ 为落在以 $x$ 为圆心、 $h$ 为半径的空间范围内第 $i$ 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位置; $(x - X_i)$ 表示两者间的距离。核密度估计值越大,表示点越密集,则地理事件发生的概率越高。

#### 4.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地理要素空间分异性及其背后综合驱动要素的一组统计学方法<sup>[24]</sup>。本文影响福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格局的因素过多,难以完全满足传统统计分析方法的假设条件,以至于可能影响评价效果,而地理探测器的假设条件较少,同时能有效克服传统统计分析方法中处理类别变量的局限性<sup>[25]</sup>。因此,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各因素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其计算公式如下:

$$q = 1 - \frac{1}{N\sigma^2} \sum_{h=1}^L N_h \sigma_h^2 \quad (5)$$

式中: $q$ 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探测因素的影响力大小; $L$ 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数量分区; $N$ 和 $N_h$ 分别为整个区域和次一级区域的单元数; $\sigma^2$ 和 $\sigma_h^2$ 分别为整个区域和次一级区域因变量的方差。本文以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为因变量,以经济发展等探测因素为自变量。 $q$ 的取值区间为 $[0, 1]$ , $q$ 值越接近于1,则说明这一因素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的影响越大。



二、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特征

(一)整体格局分析

为了整体把握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格局,本文基于福建省各设区市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利用 ArcGIS10.4 采用自然断点法将9个设区市划分为高分布区、较高分布区、较低分布区、低分布区4个类型。结果如表1所示:厦门、

福州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很多,是高分布区(12~17个);漳州、泉州两市数量也较多,为较高分布区(10~11个);南平、宁德为较低分布区域(8~9个);三明、莆田、龙岩则为低分布区(6~7个)。可见,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整体呈现“东多西少,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各设区市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分布数量不均衡,经济发达地区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相对较多,而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偏少。

表1 福建省各设区市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统计

| 设区市 | 数量 | 类型    | 典型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 设区市 | 数量 | 类型    | 典型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
|-----|----|-------|-------------|-----|----|-------|-------------|
| 福州  | 17 | 高分布区  | 三坊七巷、上下杭    | 南平  | 8  | 较低分布区 | 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  |
| 厦门  | 16 | 高分布区  | 鼓浪屿、曾厝垵     | 龙岩  | 7  | 低分布区  | 汀州古城        |
| 漳州  | 11 | 较高分布区 | 漳州古城        | 三明  | 6  | 低分布区  | 七峰叠翠风景区     |
| 泉州  | 10 | 较高分布区 | 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   | 莆田  | 6  | 低分布区  | 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  |
| 宁德  | 9  | 较低分布区 | 周宁鲤鱼溪风景区    | —   | —  | —     | —           |

(二)空间均衡性分析

本文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公式计算得出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地理集中指数值为35.69,并计算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均匀分布情况下的地理集中指数,比较其与实际计算的地理集中指数值大小。假设90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平均分布于福建省9个设区市,此时计算的地理集中指数值为33.33。实际计算的地理集中指数值大于假设条件下计算的地理集中指数值,说明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此外,进一步用非平衡指数度量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状况,非平衡指数值为0.23。反映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福建省各设区市分布均衡情况的洛伦兹曲线偏离均匀分布线,呈现上凸特征(见图1)。福州、厦门、漳州、泉州4市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接近福建省的60%,说明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福建省9个设区市的分

布呈非均衡态势。

为了从更深层面揭示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状况,本文将福建省分为闽东、闽西、闽南、闽北、闽中五大区域:闽东地区包括福州市、宁德市;闽南地区包括厦门市、泉州市、漳州市;闽中地区包括莆田市、三明市;闽西地区包括龙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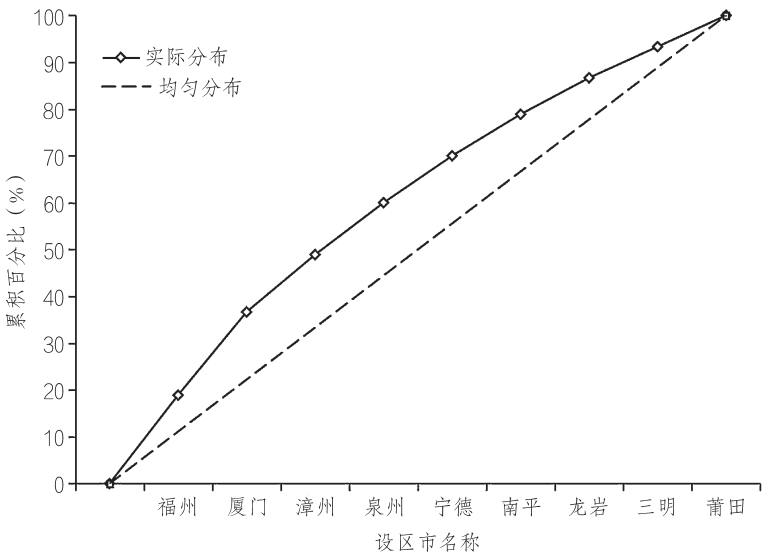


图1 空间分布洛伦兹曲线

市;闽北地区包括南平市。如表2所示,闽东、闽西、闽南、闽北、闽中地区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占比分别为28.89%、7.78%、41.11%、8.89%、13.33%,闽南地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最多,其次为闽东地区,闽西地区数量最少。本文进一步利用基尼系数分析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各区域的分布情况,计算出基尼系数数值为0.874,表明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五大区域中呈集中分布状态。

表2 福建省各区域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统计

| 区域 | 数量 | 占比(%) | 累计占比(%) |
|----|----|-------|---------|
| 闽东 | 26 | 28.89 | 28.89   |
| 闽西 | 7  | 7.78  | 36.67   |
| 闽南 | 37 | 41.11 | 77.78   |
| 闽北 | 8  | 8.89  | 86.67   |
| 闽中 | 12 | 13.33 | 100     |

### (三)空间集聚分析

本文运用 ArcGIS10.4 软件对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进行核密度分析,进一步揭示其空间集聚指向。结果显示,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呈现“沿海密、内陆疏、单核多中心”的集聚格局,基本形成1个高密度核心区、1个次级核心区、3个三级核心区。高密度核心区位于厦门中南部,其核密度值范围在66.39~149.38区间,以厦门岛为中心向西北方向辐射,包括厦门、漳州交界处,呈密度值不断递减的半环状圈层结构。次级核心区的核密度值范围在66.39~92.99区间,位于福州东部,以福州市区为中心。3个微型核心区分别为以泉州市区为中心沿海岸线向东北延伸的泉莆南部地带、以武夷山市为中心的南平北部地区和以福建土楼(南靖)旅游景区为中心的漳州、龙岩交界地带,核密度值范围在16.60~49.79区间。同时宁德中部、三明北部与南平交界处、龙岩北部地区的核密度值范围在16.60~33.19区间,逐渐形成了组团化的较密集分布区。综上,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基础好、人口密集、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

中心区域以及著名旅游景区周边,“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表明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分布与经济、社会、旅游发展等密切相关。

## 三、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 (一)影响因素选取

本文在参考刘晓英<sup>[26]</sup>、李维维等<sup>[27]</sup>、徐冬等<sup>[28]</sup>、朱鹤等<sup>[29]</sup>有关休闲旅游空间的研究,结合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特征以及夜间旅游的相关特征,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关联性与科学性,筛选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交通条件、文化环境、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共5项影响因素,建立涵盖经济基础、生活水平、人口规模、第三产业从业情况、交通可达性、文化事业、旅游市场、服务设施等多方面的指标评价体系。

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相关指标主要考虑到当地经济基础与休闲业态集聚密切相关,消费者的需求升级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推动了夜间经济和旅游消费的产生,可以用地区生产总值和夜间灯光指数等指标来衡量<sup>[30]</sup>。因此,用地区生产总值、夜间灯光指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第三产业占比作为评价指标。

社会发展水平因素的相关指标考虑了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服务对象是当地居民与外地游客,主要是为了满足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游憩消费需求,理论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分布与人口规模、第三产业从业情况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用年末常住人口数、城镇非私营单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作为评价指标。

交通条件因素的相关指标主要考虑夜间旅游受时空限制,对交通可达性和运输能力的要求较高。因此,用公路密度、年度旅客客运量作为评价指标。

文化环境因素的相关指标考虑到夜间旅游具有文化特性,夜间旅游文化产品主要依托当地文化资源。因此,用文化表演团体数量、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作为评价指标。

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因素的相关指标考虑到夜间

文旅消费集聚区的主要客源为外来游客,其空间分布差异与当地旅游发展水平、旅游资源、服务设施等息息相关。因此,用包括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次、4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床位数、餐位数作为评价指标。

(二)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首先借助ArcGIS软件中的自然断点法将选取的变量分为5类,将连续型变量转换为类型变量<sup>[31]</sup>,再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进行因子探测,分析这些指标要素对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力,具体结果见表3, $q$ 值越大说明该项指标要素的影响力越大。

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布局的核心影响因素,影响力 $q$ 均值达到0.814。其中,城镇非私营单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 $q=0.945$ )比年末常住人口数( $q=0.682$ )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布局有更强的影响力,因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需要企业延长营业时间、增加夜间消费

服务人员,所以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对人口相对密集的劳动力市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此外,当地居民旺盛的夜间文旅消费需求促进了夜间文旅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规模决定了夜间文旅消费需求基数和相关产业从业人员规模,与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分布有较强的相关性。福州、厦门、泉州等设区市人口密集,第三产业劳动力资源丰富,为当地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客源和劳动力市场。例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地处福州市中心,紧邻达明美食街、东街口、五一广场等繁华地段,客流量大且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多、服务能力强,具备较好的夜间文旅经济发展基础。

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是影响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力 $q$ 均值达到0.784。其中,各评价指标的影响力依次为餐位数( $q=0.875$ )、旅游总人次( $q=0.814$ ),床位数( $q=0.765$ )、4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 $q=0.758$ )、旅游总收入( $q=0.708$ )。根据人们的生理特征和作息习惯,夜间旅游表现出休闲化和娱乐化特征,对餐饮类休闲

表3 因子探测结果

| 影响因素     | 评价指标             | 影响力 $q$ 值 | 影响力 $q$ 均值 |
|----------|------------------|-----------|------------|
| 经济发展水平   | 地区生产总值           | 0.715     | 0.710      |
|          | 夜间灯光指数           | 0.515     |            |
|          |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0.705     |            |
|          | 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 0.673     |            |
|          | 第三产业占比           | 0.924     |            |
| 社会发展水平   | 年末常住人口数          | 0.682     | 0.814      |
|          | 城镇非私营单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 | 0.945     |            |
| 交通条件     | 公路密度             | 0.662     | 0.591      |
|          | 年度旅客客运量          | 0.519     |            |
| 文化环境     | 文化表演团体数量         | 0.961     | 0.628      |
|          | 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 0.294     |            |
| 旅游产业发展水平 | 旅游总收入            | 0.708     | 0.784      |
|          | 旅游总人次            | 0.814     |            |
|          | 4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       | 0.758     |            |
|          | 床位数              | 0.765     |            |
|          | 餐位数              | 0.875     |            |



服务设施的需求较大,而游客开展夜间旅游活动往往选择住宿点附近的单个目的地<sup>[13]</sup>,因此各类住宿机构成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重要配套设施,故住宿、餐饮等服务设施在空间分布上的多寡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分布产生较大影响。此外,旅游资源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力较强,例如南平北部地区和漳州、龙岩交界地带分别依托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福建土楼(南靖)旅游景区形成了夜间文旅消费的密集分布区,厦门中南部地区也依托厦门鼓浪屿旅游区的辐射效应形成高密度核心区。这些地区形成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旅游资源是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产品开发的重要基础。例如,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充分整合景区夜游资源,打造“夜游云河”、《印象大红袍》、《武夷水秀·梦之泉》等核心夜游产品,以及夜游五夫镇、夜下梅等附属夜游产品,增强景区对游客的综合吸引力。第二,景区品牌优势明显,客源基数大,具有发展成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先天优势。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福建土楼(南靖)旅游景区、厦门鼓浪屿旅游区均是福建具有高知名度的旅游景区,慕名而来的过夜游客众多,奠定了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客源基础。第三,景区是人们旅游活动的主要聚集地,周边商业业态多元、旅游设施完善,具有发展成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基础条件。例如,厦门鼓浪屿旅游区集夜食、夜游、夜购、夜宿等多种业态为一体,旅游基础设施完善,为其打造成高水平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提供了重要保障。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力 $q$ 均值达到0.710,评价指标中第三产业占比( $q=0.924$ )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布局的影响力最为显著,而地区生产总值( $q=0.715$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q=0.705$ )、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q=0.673$ )也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布局有较强影响力。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是娱乐、购物、餐饮、文化、住宿等多种业态的第三产业集群,其空间分布深受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城市的第三产业占比越高,说明

服务业越发达,越能保障夜间文旅产品的供给。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关系着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市场潜力、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能满足开展夜间旅游对水电气供给、交通秩序管控、市场消防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从而保障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创建与发展。夜间灯光指数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布局具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相对较弱,原因可能在于夜间消费需要灯光支持,一个地区夜间的灯光亮度越高,往往该区域夜间的经济活跃度越高。由于福建省闽南地区轻工业较为发达,第二产业占比大,夜间灯光亮度较高,但目前该地区的灯光基建较为滞后,未能很好地促进夜间文旅经济发展,如莆田市、泉州市。

文化环境是影响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布局的一般影响因素,其影响力 $q$ 均值为0.628。文化表演团体数量、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的影响力 $q$ 值分别为0.961,0.294。不难发现,文化事业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力尤为显著,旅游演艺、民俗表演作为重要的夜间旅游产品,其生产创作与当地艺术团体、文化资源息息相关。文化事业繁荣的地区,其艺术精品的创作和生产也较为积极,能更有效地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演艺产品,为地区提供更为丰富多彩的夜间旅游产品,推动了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其通过打造夜间实景演艺产品丰富了该地的夜间文旅体验项目,促进“不过夜旅客”向“过夜旅客”以及“一日游”向“多日游”转化,带动景区自身及周边餐饮、住宿、购物及娱乐等业态联动发展,助推旅游目的地全产业链消费升级,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形成提供了关键支持。文化资源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有一定影响,是地方艺术创作、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产品设计的基石。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差异化发展,但文化资源的影响力值较低也说明当前文化资源推动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创建、发展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交通条件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布局的影响力 $q$ 均值为0.591,是一般影响因素。在交通条

件中,公路密度、年度旅客客运量的影响力 $q$ 值分别为0.662,0.519。交通路网是串联旅游目的地与旅游客源市场的通道,是影响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辐射范围和客流量的重要因素。由于消费者在选择夜间游憩和消费目的地时往往重点考虑离住宿点距离近、交通成本低、交通方式多样、交通运输能力强等因素,因此良好的交通条件是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 四、结论与讨论

### (一)结论

本文借助 ArcGIS 软件,综合运用地理集中指数、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核密度估算、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探究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不均衡,整体呈现“东多西少、小集聚、大分散”的分布特征。从市域层面看,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主要集中在福州、厦门、漳州、泉州4个设区市,这4个设市市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占比高达60%。从区域层面看,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基尼系数值为0.874,说明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呈集中分布状态,闽南地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最多,其次为闽东地区。

第二,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集聚具有指向性,形成“沿海密、内陆疏、单核多中心”的集聚格局。1个高密度核心区位于厦门中南部地区,以厦门岛为中心;1个次级核心区位于福州东部地区,以福州市区为中心;3个微型核心区分别是以泉州市区为中心沿海岸线向东北延伸的泉莆南部地带、以武夷山市为中心的南平北部地区和以福建土楼(南靖)旅游景区为中心的漳州、龙岩交界地带。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基础好、人口密集、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中心区域以及著名旅游景区周边,“核心-边缘”结构特征较为明显。

第三,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受经济、社会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具体而言,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布

局的核心影响因素,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是重要影响因素,而文化环境和交通条件则是一般影响因素。

### (二)讨论

相较于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sup>[32]</sup>,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同样受经济、市场、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但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空间分布上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文化表演团体、服务设施等各类生产经营性资源要素的依赖程度更高,是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建设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地方人口规模、居民生活水平、旅游总人次等市场需求要素则是重要条件。由于当前夜间文旅消费需求旺盛,夜间文旅消费产品供不应求,因而生产要素供给短板较大程度决定了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发展水平。此外,文化事业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影响力较强,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运作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创建和发展尤为重要。在全国大力建设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背景下,我们亟须关注当前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本土文化内涵挖掘不够、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避免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同质化发展。

建设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是旅游目的地留住过夜游客、扩大夜间文旅消费规模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福建省相关部门要尽快对全省夜间经济发展进行中长期规划,依托都市与著名旅游景区确立夜间文旅消费发展核心区,实现区域联动发展、空间结构优化。第二,推动地区经济结构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着力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完善公共配套设施,加强文化、旅游、体育等部门的跨界联动,为福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扩大休闲服务供给,促进吃、住、游、购、娱等业态集聚,深入挖掘景区、历史街区潜力,开发夜间文旅项目,增强对夜间旅游演艺业态的扶持力度,加快培育各种类型的特色夜间文旅项目,提升夜游文化艺术魅力。第四,壮大一批文化旅游龙头企业,鼓励地方文化表演团体开展文



艺创作,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品牌,实现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运作。第五,完善夜间交通服务供给,适时延长公共交通夜间行车时间,提供更多元的交通进入方式,提高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可进入性。

### 参考文献

- [1] BEER C. Centres that never sleep? Planning for the night-time economy within the commercial centres of Australian cities[J]. Australian planner, 2011, 48(3): 141-147.
- [2] ROWE D, LYNCH R. Work and play in the cit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ight-time leisure economy of Sydney [J]. 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 2012, 15(2): 132-147.
- [3] BIANCHINI F. Night cultures, night economies [J]. 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 1995, 10(2): 121-126.
- [4] ROBERTS M. From “creative city” to “no-go areas”—The expansion of the night-time economy in British town and city centres [J]. Cities, 2006, 23(5): 331-338.
- [5] IACONO G L, REYNOLDS A M, TUCKER P G. A comfortable night out? Alcohol, drunkenness and inclusive town centres [J]. Area, 2008, 40(3): 365-374.
- [6] TIESDELL S, SLATER A M. Calling time: Managing activities in space and time in the evening/night-time economy [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06, 7(2): 137-157.
- [7] HUANG W J, WANG P. “All that’s best of dark and bright”: day and night perceptions of Hong Kong cityscape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6(6): 274-286.
- [8] MARIANI M M, GIORGIO L. The “Pink Night” festival revisited: meta-events and the role of destination partnerships in staging event tourism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62(7): 89-109.
- [9] 顾至欣. 城市夜间旅游产品定义及分类 [J]. 城市问题, 2013(11): 98-102.
- [10] 岳超, 荆延德. 中国夜间旅游研究综述 [J]. 旅游论坛, 2013(4): 75-80.
- [11] 曹新向. 发展我国城市夜间旅游的对策研究 [J]. 经济问题探索, 2008(8): 125-128.
- [12] 曹新向. 我国城市夜间旅游的开发: 以开封市为例 [J]. 商业研究, 2008(11): 213-216.
- [13] 文彤. 城市夜间旅游产品研究 [J]. 城市问题, 2007(8): 42-45.
- [14] 顾至欣, 陆明华, 张宁. 基于行为注记法的休闲街区夜间旅游活动研究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6, 35(3): 86-91.
- [15] 董晓峰, 董妮, 刘理臣, 等. 敦煌市夜晚经济时空变化规律研究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9): 137-141.
- [16] 陈宏飞, 李君轶, 秦超, 等. 基于微博的西安市居民夜间活动时空分布研究 [J]. 人文地理, 2015, 30(3): 57-63.
- [17] 方叶林, 黄震方, 李经龙, 等. 中国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及其产业特征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6): 1273-1284.
- [18] 李伯华, 尹莎, 刘沛林, 等. 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5, 35(2): 189-194.
- [19] 黄国林, 曾斌, 李卫东, 等. 湖南省休闲农庄空间分布研究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11): 288-296.
- [20] 谢志华, 吴必虎. 中国资源型景区旅游空间结构研究 [J]. 地理科学, 2008, 28(6): 748-753.
- [21] 吴清, 李细归, 吴黎, 等.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分布格局及空间相关性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7, 37(2): 193-200.
- [22] 王铁, 邵鹏飞. 山东省国家级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J]. 经济地理, 2016, 36(11): 161-168.
- [23] 谢宏, 李颖灏, 韦有义. 浙江省特色小镇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J]. 地理科学, 2018, 38(8): 1283-1291.
- [24]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 [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16-134.

(下转第63页)

[J]. 科研管理, 2020(7): 120-199.

[20]王才.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 2021(3): 1-12.

[21]郑婷婷, 付伟, 陈静. 信息化发展水平、资源依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来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设计[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23): 44-52.

[22]陈晓红. 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融合与应用创新趋势分析[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1-8.

[23]WAMBA S F, AKTER S, EDWARDS A. How big data can make big impact: findings fro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5(165): 234-246.

[24]陈庆江, 杨蕙馨, 焦勇.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1): 55-63.

[25]李清辉, 赵明丽. 以发展信息产业为重点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J]. 经济研究导刊, 2010(19): 138-140.

[26]刘昭洁.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融合研究: 基于制造业的视角[D].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

[27]侯光明, 景睿, 王俊鹏, 等. 系统视角下资源型区域的创新发展路径研究[J]. 管理现代化, 2020(4): 60-65.

[28]惠宁, 惠炜, 白云朴. 资源型产业的特征、问题及其发展机制[J]. 学术月刊, 2013(7): 100-106.

[29]王文. 数字经济时代下工业智能化促进了高质量就业吗?[J]. 经济学家, 2020(4): 89-98.

[30]姚予龙, 周洪, 谷树忠. 中国资源诅咒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力剖析[J]. 资源科学, 2011, 33(1): 18-21.

责任编辑 邵志忠

#### (上接第45页)

[25]李佳洺, 陆大道, 徐成东, 等.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变化[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48-160.

[26]刘晓英. 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10): 262-268.

[27]李维维, 马晓龙. 中国大城市旅游休闲业态的空间格局研究: 西安案例[J]. 人文地理, 2019, 34(6): 153-160.

[28]徐冬, 黄震方, 吕龙, 等. 基于POI挖掘的城市休闲旅游空间特征研究: 以南京为例[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8, 34(1): 59-64.

[29]朱鹤, 刘家明, 陶慧, 等. 北京城市休闲商务区

的时空分布特征与成因[J]. 地理学报, 2015, 70(8): 1215-1228.

[30]窦攀峰, 左舒翟, 任引, 等. 基于城市分类的绿色城市指标体系构建[J]. 生态学杂志, 2019, 38(6): 1937-1948.

[31]阮文奇, 郑向敏, 李勇泉, 等. 中国入境旅游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机理研究[J]. 经济地理, 2018, 38(3): 181-189.

[32]王兆峰, 刘庆芳. 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20, 40(3): 419-427.

责任编辑 韦妮妮